

与印华文学的复苏和发展同步

我读诗、写诗、译诗、说诗的思索 上

冰封三十几年的印尼华文和中文文学，总有破冰消融，百花烂漫的时候。机遇和命运让我有幸涉入印华文学复苏、破冰和奋发的历史进程中，成为印华文学队伍中的一员，发一分光、一分热。

那是1994年2月，在封闭尚未开放，恐怖气氛仍弥漫华人社会的时日，印华文学伺机待发的时候，在严唯真带领下，新时期的印尼第一个文学刊物，《绿岛》在万隆诞生。我开始文学写作，发表第一篇散文。可惜因为时局的严峻，至1995年2月份出版了第五期之后，《绿岛》就停刊了。

随着世界全球化的过程，随着和印尼歧视、压制华人政策的松弛，华文文学活动逐步活跃，我也被卷入其中，继续写散文，发表在印尼唯一的一家华文报纸，《印度尼西亚日报》之副刊。我随同万隆几个写作者，刘昶、幸一舟等以及雅加达写作者袁霓、茜茜丽亚、松华等，于1999年发起和创办印华文学新时期的第一个文学组织，“印华作协”，同时出版《印华文友》文学刊物。那时，印尼各地也相继出版了其他文学刊物，如雅加达的《望远》、东爪哇泗水的《千岛》、苏北的《拓荒》及《赤道线》等。就在《印华文友》的创刊号，我发表第一次创作的诗歌，《印尼华人》组诗。1998年我发表《



几首现代印度尼西亚寂寞诗》，1999年发表《追求永恒艺术价值的诗人》，介绍印尼著名诗人苏巴吉约·莎斯德洛瓦尔多哟（SUBAGIO SASTROWARDOYO）及其诗歌作品。

其实我常怀疑我写的诗是否称得上诗。报刊上发表了，也没人批评过，胆怯的心慢慢消失，使我大着胆子写下去。《印尼华人》中的第二首诗《残阳奇景》，被《印度尼西亚日报》一位写作者，正祥，举为一首可以称得上诗的诗。以后又在《印度尼西亚的轰鸣》双语诗集发布会上，一位印尼文学评论者，EKA BUDIANTA的发言稿的题目下面引用了《印尼华人》中第一首诗，《天空》的两行诗句：“天，你休要自恃高远盖世/摒我渺星轻云”。这无疑是对我的诗的赞许。也许是因为看得上我的那一首诗，以后竟有人在《国际日报》发表抄袭《天空》的诗篇。

之后十年是我漫长的学习理论，观察印华诗歌和创作诗歌的旅程。我开始写读诗赏诗

心得的文章；也因为感觉其重要的文学意义和社会意义，我从事印华诗歌、中国诗歌与印尼文诗歌的双向翻译以及与印尼诗人诗界交流的工作。

我发表在《印度尼西亚日报》和《印华文友》的读诗心得文章也得到

文友们的赞许。香港作家东瑞在他2000年出版的印华文学评论集，《流金季节》里写道：“心跃（卜汝亮写作初期用的笔名-----本文作者注）写了《短诗的魅力》、《诗的梦想》，有意向‘诗评’迈进，短小可喜，清新的、散文化的优美笔触正体现他写此类文字的特色，心跃评冯世才的《芝利翁河》、白羽的《异乡望月》、袁霓的《气氛》、茜茜丽亚的《情人节》，已经超越‘解释’而进入‘领悟’、感觉的层次；既然已经掌握了解读的正确钥匙，那么就不能说印华评论界缺乏了人才。……唯心跃君的解读一诗仍属微观范畴……”这对初涉文学的我是莫大的鼓励！

2007年我又发表《诗歌语言的特异性----兼简单介绍印尼诗人的诗观与作品》、《三首童话般的印尼文诗》和《印尼诗人的诗人情结》等。

2000年出版的《印度尼西亚的轰鸣》（“Resonansi Indonesia”）是印尼华文诗歌与印尼文诗歌双向翻译诗歌合

集本，共收华文、印尼文各五十首作品。这是印华作协与印尼其他族群文学界交流的一个重要成果。我写了一篇题为《印尼文与华文诗歌交汇的文学意义》的论文，对于《印度尼西亚的轰鸣》双语诗歌作粗略的赏析、比较。不料，我的这篇论文被收入中国作家协会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联络委员会会刊，《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3年第一期（总第41期）。这是我始料未及的，这表示我的观察与提出的观点和想法是有可取之处的。

在《印尼文与华文诗歌交汇的文学意义》这篇论文里，我提出，“印尼文与华文诗歌写作者在他们的诗歌里都表现了浓厚的人道主义、爱国主义思想，闪烁着民族忧患意识，传颂着爱的心曲。当然具体地说，视角、色彩、广度深度各有千秋。在诗歌艺术表现上，我们华文诗歌写作者应该多多阅读和学习印尼文诗歌，体会自己的不足，参考印尼诗歌的长处优势，努力提高自己。”

2004年，印尼文学界朋友的一个出版社为我出版我的第一本书，印尼文《千岛暮色》（“Senja di Nusantara”）。这是我翻译的我和印华文友们的散文与诗歌作品以及我读诗赏诗散文作品的印尼文合集本。这一本印尼文华人文学作品集的出版在西爪哇地区印尼文学界

产生反响。比如两位印尼音乐人为我的一首诗，《路上相遇》（“Ketemu di Jalan”）谱曲，并在各地演奏演唱；一些印尼文学评论家发表文章或讲话作了评论，其中万隆Padjadjaran大学巽达语（巽达族语，SUNDA）文学讲师与评论家Teddy AN Muhtadin批评我的诗有散文化的特征。他举出小诗《自毁》为例：“抢烧真痛快/华印经济是一块/你我都受害”。他说这首诗像日记，是有关事件的简短记录，事件并没有提升到情思的高度。虫仍然是虫，它只是从一片叶子爬到另一片叶子，而没有化为蝴蝶从蛹里脱颖而出，自由飞翔。”他还说这与我自己在集子里表述的诗学观点相违背。可是让我聊以自慰的是，Teddy批评了我的诗作后，紧接着说：“但是，不等于说他所有的诗是徒然的，《阴历年糕》就是不在散文化诗作之列的作品之一。”这首诗，他说，能从提及之事物的枷锁中解脱，尤其是“棕色”这个词在不同诗句变换中的多义性的出现。在第一段中“棕色”指的是年糕和印尼原住民皮肤的颜色：棕色的阴历年糕/像充满热情的太阳那么圆/像老是认命的月亮那么圆/像愿意赐施的爱心那么圆/给你，笑意满面的我的棕色的兄弟。在第二段里棕色又指粘土的颜色：棕色的阴历年糕/像嵩巴哇蜂蜜那样永留着甜甜的